

人生中途

麦家文集

麦家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人生中途

麦家文集

麦家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中途 / 麦家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09.6
(麦家文集)

ISBN 978-7-5339-2869-8

I. 人… II 麦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6238 号

封面题签 蒋 频

责任编辑 孙亚敏

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·张莹

责任出版 朱毅平

人生中途

麦家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220 千字

插页 6

印张 9.375

印数 1-10000

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2869-8

定价 39.00 元(精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我总是设法在小说中把真实的我藏隐起来，在这里却把我的真实一一铺张开来：身世，经历，家庭，亲人，挚友，好恶，困惑，恐惧，念想……照实道来，毫不躲闪。作为一册散文随笔集，我无法进入虚拟的空间，我要遵守某种约定，敞开心门，直抒胸臆。所以，我可以负责地说，如果你在我小说中看到是我的“影子”，那么在这里你看到的就是活人了：一个确实的，听得见心跳、摸得到脉动的我。

—— 麦 家

个人简介

麦家，作家，编剧。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。曾从军17年，辗转六个省市，历任军校学员、技术侦察员、宣传干事、处长等职。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1997年转业至成都电视台任电视剧部编剧，2008年调任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。



1986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紫密黑密》等五部，随笔集《捕风者说》等两部，电视剧《地下的天空》《暗算》（编剧）等近百集。

作品多次获奖：《暗算》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；《解密》获中国小说学会2002年度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，第六届国家图书奖、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；《风声》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小说家奖，《人民文学》2007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；《让蒙面人说话》获《小说选刊》2003-2006年最佳中篇小说奖；《两位富阳姑娘》获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度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。

作家本人曾被评为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·进步最大的作家，第三届风尚中国榜·2007年度风尚作家，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编剧，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编剧，四川省十佳电视工作者，四川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。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和编剧的电视剧《暗算》一开中国特情影视剧的先河，深得观众喜爱。

军营。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，他们是人中精英，他们的智慧可以炼成金，他们罕见迷人的才华和胆识本来可以让它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儿。但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，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情感，他们的命运，是我们永远的钟爱。事实证明，我普通的智商和优柔寡断的性情根本不配做他们的战友。所以，不久情之地我走了，正如当初我悄悄地来。然而，他们却再也没有走出我的记间。他们像我少年时代的一场单相思恋爱，因为神秘而变得更加完美，因为没有收获，反而成了永久的想念，默默地盘踞于心间。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，越是喧嚣，他们在我心间的形象越是变得鲜明而亮丽。我知道，时代确实变了，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变。他们不会变。他们不能变。他们依然是从前，依然是无名无利，却无私无畏。

总 序

作家出文集,就像老姑娘出嫁,既是热烈期待的,又难免隐隐地不安。这是因为,老姑娘都知道自己的韶华已逝,作家呢,也都知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篇篇华美,字字珠玑。带着与岁月相伴而生的印记(雀斑,皱纹,平庸的荷尔蒙,弹性减弱的肌肉)出阁,总不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事情,但是谁又能拒绝呢?拒绝吃糖是人的软肋,尽管都知道我们身体需要的是盐。

看看这次发糖给我的主人和时间,我似乎就更难拒绝了。主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,时间是我在外漂泊快三十年后的返乡之初。我十七岁离开浙江,四十好几回来,在外待的时间够长够长的啦。我曾以为我都不会回来了,因为漂泊和距离曾是我向往的人生况味。我一直以为,作为一个写作者,一个关注内心审美的人,远离故乡和亲人,精神上有点儿流离失所不见得是个坏事——这样你至少还有思念。写作不一定从思念开始,但一定从思念结束。也许可以这样说,由于对写作的痴迷,我成了我的牺牲者。也许还可以说,即便如此,我依然爱我自己。就这样,多年来我一直满足于以形而上的方式占有着我的大陆,我的故乡,我的亲情,直到屈指可数的几周前。

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,一回来就给我糖吃。这颗糖显然不仅仅甜蜜了我的嘴,更甜蜜了我的心。我相信时间改变了我很多,但没有改变我和浙江的关系。也正因此,我才有缘初回乍

到就吃到这么大一颗糖。

需要说明的是,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集,因为我没有把全部作品收进来。至少还有两册书的作品,觉得实在不忍卒读,我没敢收进来。这当然要减少我的版税,但也减少了我在饱尝甜蜜时的不安。其实,写作就是为了心安。其实不论是生活还是写作,沉重的肉身始终是我们的敌人,我觉得我应该学会抵制它。

麦 家

2008年12月9日

此序是我为文集的简装版作的,事隔几月,出版社欲推出精装版,对我不啻是个意外之喜。写作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孤独、虚无,甚至虚荣心也会变得越发之孤僻、不合时流。想一想,自己的书将用香纸和硬纸来装帧设计,我的感觉像这些书将变成成捆的钞票一样高兴。其实文章还是照旧地拙,换了扮相也不济用。说扮相,是彻底变了,包括书名都专门请了人,用了法度题写。在此,我要特别感谢书法家蒋频兄,我俩是同一个祠堂长大的。这祠堂似乎是积了些阴德的,仅这几十年间便庇养出了数以百计的富人阶层和几十位厅、局长,还有一位将军,我们两个以字为生的人,也在各自领地里小领风骚。有趣的是,我和蒋频兄,两家相距不过一箭之远,两人生辰不过一岁之差,但居然一直不相识,直到几个月前。这有点神秘,仿佛那是一支后羿之箭,有天远的射程。世间确有一些事体奥秘难解,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,也应该是文字的一部分。2009年5月6日补记。

目
录

辑一 金

博尔赫斯和我	003
我有三本《聚书的乐趣》	010
卡夫卡的“爱人”和“罪人”	015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 11 之谜	017
口风欠紧的钱德勒	020
再看看茨威格	023
此文给 C(两题)	024
凝眸天花	034
善待朋友	043
害怕读书	048
嗜书如命	055
杭城的一片锦绣	059

辑二 木

秘密的经典	067
就像两个幽灵	070
玉式艳遇	072
快回家吧,亲爱的	074
致陌生女人	076
她没有名字	079
“4 站长”索拉	081
智者邱继宝	084
凤的故事	088

清尘:写字的女巫	091
在四个城市说朱向前	095
《南方》的作者朱文颖	103

辑三 水

文学的创新	109
我用大脑写作	112
小说的“责任”	116
小说是“手工艺品”	118
作家是那头可怜的“豹子”	122
《红高粱》:叛乱的狂欢	128
岁月生成的刀子	131
为了灵魂的安栖	134
可触摸的不可思议	139
某一类人的饕餮盛宴	142
马平和《草房山》	144
恋歌又响起	146

辑四 火

八大时间	153
老师姓沈	170
我爱兔子	174
于谦改变了我的梦	176
母爱有灵	179
无法潇洒	183
家有“书鬼”	186
家有万年古木	189
小说富阳	191
居于成都	194
二说成都	196
天堂碧水	199

辑五 土

与文洁对话	207
与术术对话	218
与姜广平对话	225
与蒋立波对话	237
与黄长怡对话	244
与季亚娅对话	256

輯一 金

木 水 火 土

人生途

什么叫难忘的经历？这个下午就是我阅读人生中的一次难忘的经历，它全然改变了我对文学的认识，甚至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。

博尔赫斯和我

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
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
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：
夜与昼，水与火，色彩与金属……

——博尔赫斯《一个萨克森人(公元 449 年)》

1986 年，我最值得炫耀的是年轻和健康。除此之外，我几乎什么也没有，没有恋爱，没有存折，没有忘不掉的欢乐，也没有驱不散的痛苦，生活对我来说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。与此同时，在我万里之外，在球星马拉多纳的国土上，一位双目失明的作家，他最缺少的恰恰是年轻和健康，高龄和疾病正在无情地折磨着他，不断地向他敲响生命结束的钟声。当他预感到这点后，他跟那些步入生命末日的老人一样，执著地选择了自己的葬身地：日内瓦。旅行是他人生的一大嗜好，伴随着死亡的脚步声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日内瓦，成了他今生今世的最后一次旅行。

1986 年 6 月 14 日，这位老人在日内瓦与世长辞：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博尔赫斯。

在我的身边，没有人不知道，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人——“炎热潮湿的美洲是我的大陆”。博尔赫斯出生于阿根廷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，青少年时代他随父母亲待过不少地方，包括日内瓦，但成年后他基本上没

怎么离开过这个城市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比,我感觉日内瓦只是他少年求知途中的一个驿站,就像我们很多人年轻时代都有一段在外地求学或谋生的经历一样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他独独选择日内瓦做他与世诀别的地方,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其他地方。这成了他作为一个“迷宫制造者”给我们制造的最后—个秘密。

告诉你们,我已经荣幸地揭开了这个谜底,但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——我不告诉你,就像莫言先生有一次当着很大的官员和不少专家这样说道:“造长篇小说的秘诀我知道,但我不告诉你。”

因为“不告诉你”,你们可以怀疑我的“坦率”。这无所谓的。我现在要说的是:当你们懂得怀疑时,也就等于喜欢上博尔赫斯了。因为怀疑,或者说制造怀疑,正是博尔赫斯最擅长并乐此不疲的。余华在《博尔赫斯的现实》—文中这样写道:“在他的诗歌里,在他的故事里,以及他的随笔,甚至是那些前言后记里,博尔赫斯让怀疑流行在自己的叙述中,从而使他的叙述经常出现两个方向,它们互相压制,同时又互相解放。”

很难想象,失去这种叙述方式,博尔赫斯的作品会让人感到那么浩瀚,那么深邃,那么无穷无尽。其实,如果从作品数量而言,他一生的作品还不及我们身边有些人—年写下的多。好在文学从来不是以数量取胜的,如果这样的话,文学早给那些人糟蹋得不像样了。

我说过,刚刚说过,1986年的我除了年轻和健康什么也没有,这个没有当然包括没有文学,也包括没有博尔赫斯。事实上,我在博尔赫斯生前连他的—个字都没碰过。这本来不该算我的错,但后来由于我对博尔赫斯产生了过度的崇敬,这竟然成了我常常对自己发出蛮横责骂的—个大不是。我有些天真地想,如果让我在博尔赫斯生前结识这位大师,那么他的溘然长逝一定会成为我的—次巨大悲痛,真正的悲痛。—

个人需要真正的悲痛，否则那些小打小闹甚至自作多情的悲痛会把他的毁灭的。为什么那些深宅大院里很难走出来一个硬朗的人，原因就是他们只是生活在“蜜蜂的飞舞中”。

我是说，他（她）们可能经常会痛苦得叫爹叫娘，但所谓的痛苦只是被蜜蜂甜蜜的小刺蜇了一下皮表而已。在博尔赫斯的一篇诗作《白天的晚些时候》里，有一个这样的人，他被一条灰色的毒蛇吓死了，临死不禁泄出了“银色的甜蜜的尿液”——有人居然将它译成了“洁白的糖尿”，感觉像他是个糖尿病患者，所以才弱不禁风，才会被吓死掉。哈哈，有趣的误译。说真的，阅读经他人翻译的博尔赫斯作品，有时真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情，你不得不随时做好捶胸顿足的准备。但这是没办法的。好在我们有个了不起的王央乐先生，是他首先把博尔赫斯作品送到我们面前的。由于他把头开得相当不错，使得后来者对博氏作品的翻译始终保持着一一种相对的谨慎和高度。

说真的，这是必须的。

我没有忘记，我第一次读博尔赫斯小说的时间是1987年春天，在南京鲁羊家里。当时鲁羊还不叫鲁羊，也不像现在的鲁羊，可以尽管待在家里，除了少有的几堂课的时光。那时候他在出版社谋生，单位像根绳子一样拴着他。这天，单位又把他牵走了。也许怕我一个人太无聊，出门前，他从书堆里抽出一本《世界文学》（不是当月的），建议我看看福特的两篇小说。我看了，但福特的僧尼一般冷静又干净的语言没有叫我喜欢，于是就顺便看了另外几个栏目，其中有个“拉美文学”专栏，是王央乐先生翻译的一组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，有《交叉小径的花园》、《马别图书馆》、《沙之书》和《另一个我》四个短篇。

当时我对博尔赫斯一无所知，所以开初的阅读是漫不经心的，似乎

只是想往目中塞点什么,以打发独自客居他屋的无聊。但没看完一页,我就感到了震惊,感到了它的珍贵和神奇,心情像漂泊者刚眺见陆岸一样激动起来。哈哈,天晓得那天下午我有多么辛苦又兴奋!我很快就得出结论,捧在我手上的不是一个作品或作家,而是一个神秘又精致、遥远又真切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是水做的,但又是火做的,因而也是无限的、复杂的,它由一切过去的、现在的和将来的事物交织而成,而我仿佛就是交织的网中的一个点、一根线、一眼孔。阅读中,我不止一次地深深感到,我被这个框在黑框框里的陌生人扯进了一个无限神秘怪诞的、充满虚幻又不乏真实的、既像地狱又像天堂的迷宫中。奇怪的是,出现了那么多我心灵之外的东西,它们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迷失,可我却并不感到应有的慌乱和害怕,而是感觉像回到了一个宝贵的记忆里,回到了我久久寻觅的一个朋友身边。

什么叫难忘的经历?这个下午就是我阅读人生中的一次难忘的经历,它全然改变了我对文学的认识,甚至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。

如果说迷醉、感动我一个下午不是件太难之事,那么要彻底迷醉、感动我,让这种迷醉和感动一个白天一个夜晚,又一个白天又一个夜晚地流动起来,像某种传说里的经典爱情一样,这肯定是困难又困难的,“要比用沙子搓一根绳子还要难”,“需要悟透所有高级和低级的谜”。现在看博尔赫斯就是这样一个人,一个悟透了所有高级和低级的谜的人,他把我心灵的无数个白天和夜晚都以一种感动、迷醉的方式固定下来,流动起来。他甚至改变了我的形象,不再是那个桀骜不驯的什么主义者,而是一个懂得了天高地厚的拜倒者。我敢说,我身边一个个自以为是的名作家也不乏这种感受 and 变化,只不过他们更喜欢在私下说而已。迄今为止,我只看到过一个人对博尔赫斯的作品提出责难。他是这样